

小學考

小學考卷二十八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

文字二十

衛氏

執穀

字學同文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陝西通志曰執穀韓城監生

四庫全書提要曰執穀字子覲韓城人是書凡分十三目曰上類下類上下中類上下左右類上下左類上下右類上左類下左類上右類下右類左類右類左右類類各統部皆從古未有之例其中又多所謬

誤如元在一部从一兀聲今入兀部𠂔在目部从目
攴在宀上今入文部南字本在𠂔部从𠂔羊聲今入
十部𠂔字本爲部首从壺从吉今入士部今字本在
亼部从亼从丁今入人部吳字本在矢部从矢从口
今入口部知於六書偏旁未之深講也

徐氏咸清資治文字

浙江通志書目

存

浙江通志傳曰徐咸清上虞人著小學一書取訓纂
說文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
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

小篇帖凡有繫于釋文者悉搜采以正字義合若干
卷名曰資治文字康熙十七年以宏博薦歸里卒

李氏

京

字學正本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京字元伯高陽人是書凡例謂以
小篆爲正而正偏旁之不正者故名正本凡所根據
多得之周伯琦六書正譌張有復古編如復古編崇
字下注云別作宐俗不知漢郊祀志曰封宐山又曰
莽遂宐淫鬼神祀有漢隸字原載韓良碑亦有宐字
未可云俗是書能引郊祀志以證其誤頗爲近古又

江南通志書目

未見

江南通志曰華亭周裕度議

方氏

中通

篆隸辨從

江南通志書目

未見

江南通志曰桐城方中通議

無名氏文字審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中間頗

有塗乙相其紙墨蓋近人手稟也其書取李燾說文五音譜鈔其大略仍以燾之部分爲序而不標部分之名篆文筆意頗圓潤字下隸書字字皆從古體蓋亦畱心六書者特偶然鈔錄自備檢核非欲著書問世故漫無體例耳

顧氏藹吉隸辨

四庫全書目八卷

存

藹吉自序曰隸辨之作竊爲解經作也字不辨則經不解古文邈矣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變隸爲楷益失本真及唐開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蕪累余因收集

漢碑間得刊正經文虞書大鹿舊本無林泰卦包亨
後人加艸鄭風摻執卽爲操執穀梁王臣當作王臣
若斯之類取益頗多後於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
碑經典釋文所云本又作者皆碑中字也退古崇時
相仍已久學者在今日得復鴻都之舊亦難矣矧蠶
而上之哉於是銳志精思采摭漢碑所有字以爲解
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準以說文辨其正
變或省或加靡不兼載譌者非之疑者闕之從古文
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隨字附之下注碑名並錄碑語
羣書有證則引爲據恐生眩惑不憚辭繁類以四聲
便於討閱碑字出自手摹諦審無差字原乃多錯謬

舩船再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釋
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別有漢隸分韻字既乖離
迹更醜惡所弗取也復依說文次第纂偏傍五百四
十字括其樞要又列敘諸碑之目折中分隸之說各
爲之攷以彰信析疑筆法傳授雖云茫昧而規矩可
師以綴篇末竭其愚才積三十年之久然後成書統
爲八卷所撰經疑於茲按攬藏諸家塾貽我後人世
有同志亦無隱焉

項細序曰篆變而隸隸變而眞眞去篆也遠而隸在
其閒挽而上可以識篆所由來引而下可以見眞所
從出古隸書見於世者賴有漢碑然多增減移易替

代之字乍睹之眩莫能通也顧南原氏究心隸學徧
見古碑備稽往籍作隸辨八卷以印其是而砭其非
昔之滯目礙膺者今皆可以屬讀無復苦其牴牾矣
前人亦常用意於此而無其通貫明確隸釋諸家咸
所不及也然豈僅爲書體已哉經典之文亂於字迹
者不少得考古者一二正幸莫大焉往往獲殘碑
斷碣而喜等之球壁者以其有資於聖籍焉夫欲讀
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察形古日益廢今日益譌
古之小學今乃爲絕學就其近者導之使知辨隸而
篆亦在所舉矣斯南原之志也將爲功於羣經而豈
矜能於藝學哉是書之精博焉可不鉅本而急傳也

康熙戊戌秋九月

四庫全書提要曰藹吉號南原長洲人是書鉤摹漢隸之文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語其自序云銳志精思採摭漢碑所有字以爲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又云字原多舛謬舛船再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今考此書字形廣狹與世所刻婁機漢隸字原相同是陰以機書爲槁本且漢碑之出於機後者僅魯孝王刻石太室少室開母諸石闕及尹宙孔褒曹全張遷韓仁數種視機書所列不過百分之一二機所見三百九種其存於今者不過

景君孔和史晨韓敕孔謙孔宏魯峻鄭固孔宙蒼頡
衡方張壽孔彪潘乾武榮王渙鄭季宣白石神君西
狹頌邨閣頌二十餘種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
之一此二十餘種之外縱舊拓流傳亦斷壁零璣偶
然一遇決不能如是之多藹吉何由得見原碑一一
手摹其字則所云不備之字始求之字原殆不足憑
又每字下所引碑語亦多舛錯如忠字下引孔宙碑
躬忠恕以及人誤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龔碑諾則不
宿誤連上文如毛二字爲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
在奎婁句誤以爲後碑秦字下引華山碑改秦淫祠
句誤以爲韓敕碑此或讀碑時偶不及檢至通字下

引唐扶頌通天之祐而唐扶頌實無此語蓋以隸釋所載授天之右句與前行通天三統句適相齊而誤寫之是元僅據隸釋未見原碑之一證洪适之書具在安得諱所自來乎卽以原碑尙存者而論如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碑兩側字數較多文義尙大槪可考碑云莫不驥思歎卽師鏡而師字下引之誤截師鏡二字連下文顏氏二字爲句碑云更作二輿胡車威熹而車字下引之誤以作二輿胡車爲句碑云仁聞君風燿爲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長期蕩蕩於盛而長字下引之誤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文仁字爲句碑陰

有陳國苦虞崇之文苦者縣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
虞字下引之誤作陳國苦虞碑陰有雒陽李申伯之
文而申字下引之誤截去伯字又有蕃加進子高之
文而進字下引之誤截去蕃字碑側有河南偃師度
徵漢賢之文其旁別有河南偃師胥鄰通國一人顯
然考證乃偃字泐痕似厚字遂誤以爲厚又不知偃
偃通用復贅辨河南有偃師無厚師至於鄉字下引
碑側題名金鄉師耀不知此乃碑陰小字後人所加
非漢字亦非碑側又於率字下引碑陰魯孔方廣率
不知碑文明是廣平惟明王雲露刊隸釋始誤爲廣
率是併現存之碑亦僅沿襲舊刻未及詳考乃云采

撫漢碑其亦誣矣惟其於婁機以後續出之碑盡爲摹入脩短肥瘠不失本真則實足補字原之闕所篆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說文次第辨證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處亡者引某書云在某處具有引證以年代先後爲次條理頗爲秩然則較字原碑目爲詳核後附隸八分考筆法二篇采輯舊說亦均有裨後學與婁氏書相輔而行固亦不必盡以重儷譏也

萬氏經分隸偶存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胡德琳叙曰甬東萬氏始自定遠徙鄞世以武職顯
往往以名諸生起爲大將至明末履安先生與黃黎
洲諸人同學于山陰劉念臺以理學經術顯甬上自
象山四大弟子而後儒風至今不墜者履安先生爲
之振興也家學相承其子充宗季野兩先生一以經
而兼史一以史而兼經天下知與不知皆謂甬上萬
氏爲學海經神也然皆以隱逸高尙自命至九沙太
史始爲玉堂金馬之客與兄貞一先生又以學問相
切劘所刻辨志堂五經已流布宇內久爲科舉家所
共習矣又以其餘緒工於漢隸雄視江南復恐隸法
之不傳也乃爲分隸偶存一書凡分隸之原流牌版

之存逸用筆之工拙諸家之短長無不臚列而存之
蓋取書斷書譜隸釋金石諸家合而爲一雖曰偶存
實集其大成也初藏于家太史孫臨青州使君邠初
始刻之囑余爲序其書得以流布爲功不小然家藏
先生著作極富如經學五書已重付剞劂氏間尙有
秀野先生河渠考石經考史表羣書疑辨諸書若能
一旦盡以付梓正如商鼎周彝之重出於人間不亦
天壤之快事哉余于使君有厚望也

陸耀叙曰翰墨之道雖微非精其術者不能言言亦
不足以傳若蔡中郎之九勢鍾太傅之十二意至於
今學士大夫不能增損一字蓋其用功也深故收效